

##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

陈影\*

**【摘要】**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关系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议题。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犹太人身份看,他们大多以一种“非犹太人”的方式彰显自己的犹太身份。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关联体现在批判精神与救赎诉求两方面。犹太人身份的间性特征与犹太传统的边界思维,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能够批判性地审视目标文化的价值体系与存在问题。这种具有厚重伦理性和建构性的批判维度亦体现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救赎品格中。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德裔犹太学者对救赎的思考,在本质上是希望通过一种对指向未来的超验性追索,摆脱社会加添给他们的思维禁锢与理解偏狭。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关系,就是批判理论与犹太传统的关系,它探究的是批判思想中的救赎维度和救赎思想中的批判指向。

**【关键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犹太传统;批判;救赎

法兰克福学派始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该流派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中心。20 世纪多位思想巨擘——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洛文塔尔等都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是德裔犹太人,他们在二战时期受到纳粹的迫害,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也曾一度辗转纽约,直到 1950 年才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社会学家保罗·马辛(Paul Massing)曾经表示,自己的非犹太人身份似乎让他无法被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其他犹太裔成员真正接纳。<sup>①</sup>当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从来就不是一个犹太人专属的机构,其

\* 陈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 转引自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刊物《社会研究杂志》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刊登的文章也没有直接触及犹太主题，但研究所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犹太人身份及其思想中的犹太维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且亟待研究的问题。

## 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犹太人身份

20 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几乎都与犹太教实践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并没有从属于某一特定的犹太教派。不但如此，很多人甚至在公开表明与自己的犹太家庭决裂的同时，拒绝接受自己父辈传统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反抗犹太传统（如早年的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但他们刻意与犹太传统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正如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言，仍然“属于犹太传统”，甚至那些“超越了犹太性的犹太异端者”都在犹太传统之中。<sup>①</sup> 这样就不难理解肖勒姆将霍克海默时期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视为德国犹太人所创造的“了不起的犹太教派”<sup>②</sup>。这些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试图游离于犹太传统之外，但最终形成了携带犹太色彩的思想体系，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首先思考他们当时的成长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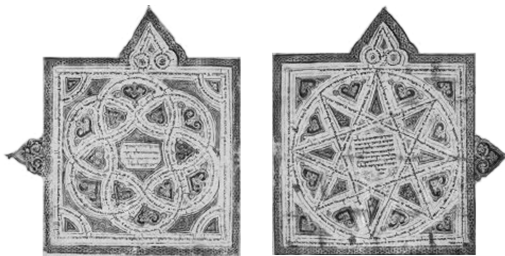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以霍克海默为例，他成长在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从小跟随父母恪守犹太律法，但因身体的原因中断了洁食戒律；在放弃洁食戒律之前，他的父母征求了所属犹太会堂拉比的同意。可以看出，霍克海默的父母在恪守犹太律法上，非常谨慎；此外，他们所属的犹太派别并非正统派，亦非改革派，其宗教主张比较温和。霍克海默在斯图加特的犹太会堂接受了成人礼，换言之，他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犹太传统基础教育。霍克海默与父母的决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宗教原因，当他与非犹太裔女士露丝·瑞克尔（Rose Riekher）相识相恋后，父母因瑞克尔的非犹太人身份，极力反对他们交往。马丁·杰（Martin Jay）在描述霍克海默的这段经历时认为，当时霍克海默的父母“宁可让霍克海默成为革命者也不愿意让他娶一个外邦人”<sup>③</sup>。虽然霍克海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愿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正如洛文塔尔所言，在霍克海默的思想中，他“对犹太遗产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sup>④</sup>。

①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2017), 76.

② Gershom Scholem, *From Berlin to Jerusale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0), 131.

③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5.

④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12.



霍克海默的成长经历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德裔犹太人的生活轨迹,即虽然父辈极力保留犹太传统,但世俗化的德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德国公民身份先于犹太人身份,一旦二者发生冲突且他们有机会选择,他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自己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但问题是,犹太人的身份是无法抛弃的,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周边的朋友和接触到的人大多为犹太人,且他们与非犹太人的关联甚少或者没有任何联系的时候,他们便会发现自己的犹太性是一种先天的属性,无论他们是否公开与自己的犹太家庭决裂,都无法改变自己属于犹太传统这一事实。正如《塔木德》中的一则谚语“犯了罪的犹太人仍是犹太人”<sup>①</sup>所言。特别是当现实生活中的反犹主义给他们当头一棒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作为德裔犹太人,无论其父辈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摆脱犹太传统的禁锢,德国的社会环境都不会为他们提供在本质上转变身份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以犹太人为主体并非这些犹太思想家的主观选择,他们无法突破社会加添给他们的身份定义,反犹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洛文塔尔选择的路径是在最大程度上继承犹太传统。洛文塔尔的祖父是正统派犹太教徒,曾任教于赫尔施拉比(Samson Raphael Hirsch)开创的新正统派犹太社团;虽然洛文塔尔父亲在正统派的环境中成长,但他在接受西方世界的医学教育后,与其犹太家庭渐行渐远。洛文塔尔在父亲去犹太化的世俗教育中,逐渐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的朋友都是犹太人,而德裔犹太人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显得格格不入。即便如此,年幼的洛文塔尔对自己身为犹太人的意义仍然不甚清楚,以至于当他的小学老师让学生根据宗教信仰分组就坐(新教徒一组,天主教徒一组,犹太人一组)时,他不知所措,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应该坐到哪里。<sup>②</sup>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洛文塔尔着力挖掘犹太传统,弥赛亚主义与政治激进思想之间的关联,并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尼希米·诺贝尔(Nehemiah Anton Nobel)那里获得灵感。当洛文塔尔与在正统派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戈尔德·金斯伯格(Golde Ginsburg)结婚时,他的父亲因金斯伯格过于犹太化而反对这门婚事。洛文塔尔意识到,抛弃自己的犹太传统、完全世俗化的父亲带给他的恰恰是他所厌恶的:“我的父母家象征着我不想要的一切——糟糕的自由主义、蹩脚的启蒙、两面的道德。”<sup>③</sup>与霍克海默的父母不同,洛文塔尔的父亲展现出明显的同化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在犹太传统与德国世俗社会的对立中,他选择的是后者。父辈的这种犹太人自我仇

①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76.

②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13.

③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19, 2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视带给洛文塔尔的是更加透彻地审视犹太传统对德裔犹太人的意义。

如果说霍克海默代表了与自己犹太家庭决裂的德裔犹太人,洛文塔尔代表了与被同化的犹太家庭分道扬镳的德裔犹太人,那么,弗洛姆则是在当时少有的、未与自己的犹太家庭发生冲突或不快的犹太人。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不同,弗洛姆的成长环境是正统犹太教,他的父母都来自拉比家庭,弗洛姆从小到都在恪守犹太律法。其博士论文探讨的就是犹太律法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从经济根源分析犹太律法对不同犹太教派的影响。弗洛姆曾表示,哈西德派学者拉比诺(Salman Baruch Rabinkow)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思想。<sup>①</sup> 直接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视为一种显性的犹太哲学显然有失公允,但忽视其犹太性维度亦是片面的。换言之,如果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界定为一种德裔-犹太身份,那么犹太思想无疑是在场的;这些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越是否认这一点,其犹太性就越突出”<sup>②</sup>。正如当代著名犹太裔思想家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在采访中所言,20世纪20—30年代魏玛共和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创造了他们需要的犹太教……他们需要犹太教的某种形式,这种形式并不需要具有宗教性”<sup>③</sup>。这种不具犹太性的“犹太教”在本质上呼应了多伊彻的《不具犹太性的犹太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多伊彻认为,即便是犹太异端分子也属犹太传统,例如斯宾诺莎、马克思、弗洛伊德都是犹太异端,但他们都可以“被放置到犹太传统中”,其原因在于他们突破了犹太人身份的疆界。<sup>④</sup> 或许我们可以用“革命”或“批判”代替“异端”二字,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传统的犹太人身份束缚了其思想的广度与宽度,他们希望在“犹太人之外寻觅理想与成就”,正因如此,他们是近300年来,人类生活领域所发生的“最深刻变革”的引领者。<sup>⑤</sup>

## 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中的批判精神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在思想层面具有亲缘性,那么,这种亲缘性首推两种思想体系中呈现出来的批判维度。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地从犹太文化中找到批判的因素,例如作为纪念民族解放的逾越节、《塔那赫》中作为社会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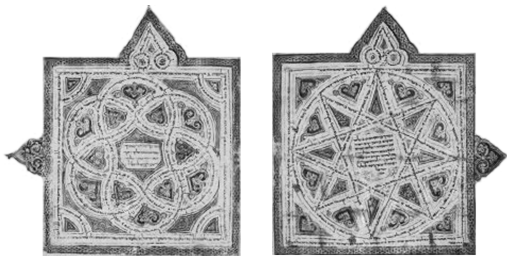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33, 36.

② George L. Mosse, *German Jews Beyond Juda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61.

③ Anson Rabinbach, *Staging the Third Reich: Essays in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473.

④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79.

⑤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79.



倡导者的先知等,不一而足。《利未记》第 19 章第 17 节记载“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作为 613 条诫命之一,这条诫命告诉犹太人应以平和的心态指出他人的错处,不应吝惜自己对他人的批评,否则会“担罪”。犹太传统具有一以贯之的批判维度,傅有德教授精准地将其原因概括为“犹太人的尚异性”,犹太人的这种尚异精神不但源自《圣经》中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还出于犹太教试图区别于异教。<sup>①</sup>此外,从犹太神学的角度看,犹太传统所强调的批判精神从上帝创造人类后便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就开始了,因为人类具有选择的权利,选择带来了思想与行为的多样性,为批判提供了生发的空间。犹太传统鼓励批判精神的另一个原因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不同,它更多强调实践律法,即行为,犹太人很少因为思想上的僭越而犯罪,其宗教层面的僭越往往发生在行为领域。

犹太传统中的批判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犹太人思考方式的辩证性上。众所周知,几千年来,犹太人具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即犹太人的世界和非犹太人的世界中。从某个角度可以说,犹太性体现在犹太人身份的间性特征上,他们可以站在局外人或边缘化他者的位置审视目标文化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这种边界视野使其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加全面、流动与开放。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德裔犹太思想家而言,他们在政治态度层面,往往具有左翼知识分子的色彩,而且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犹太人。<sup>②</sup>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大多表示犹太思想在其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除洛文塔尔和弗洛姆跟随本雅明的脚步,明确表示犹太神学议题对他们的重要性外,其他人可以说“对犹太教一窍不通”<sup>③</sup>。但正如前文所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语境迫使犹太人形成自己的社交圈,特别是反犹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时候,即便是选择认同世俗化德国人身份的犹太人也会有发现,犹太性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内在标记,无法被任何外部事物涂抹。这就不难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在思想脉络的沿袭上,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圭臬,以批判理论为内核。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教条式的意识形态,而是

<sup>①</sup> 参见傅有德 Fu Youde,《论犹太人的尚异性》[On the Particularism of Jews], 于《世界宗教文化》[World Religious Culture], 2010 年第 2 期 [2010, Issue 2], 33。

<sup>②</sup> George L. Mosse, *German Jews Beyond Judaism*, 61.

<sup>③</sup>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39.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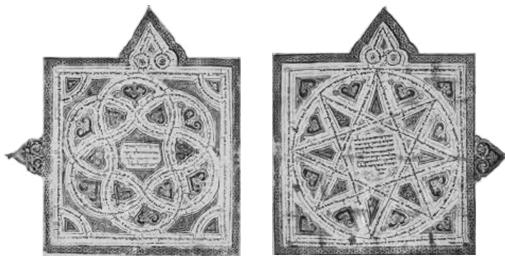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一种将社会现实视为动态的、辩证的批判理论。<sup>①</sup> 犹太思想中的弥赛亚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又被马克思主义以世俗化的方式进行挪用,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彰显出的批判精神携带了某种超验性的品格。当然,这种批判精神对超验性的寻求并非神学意义上的,真理的存系场所并非宗教,而是现实,并非“天堂”,而是“未来”。<sup>②</sup> 因此,晚年的霍克海默在一次采访中,在面对“法兰克福学派对未知(the unknown)的完全谨慎(态度)是否源自犹太传统?”这一问题时,他给出了肯定答复。他认为这种对未知完全谨慎的态度就是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重要内容源自《圣经》中禁止为上帝立像的诫命。有意思的是,霍克海默这里引用的《圣经》经文“Thou shalt not make a graven image of God”(你不可为上帝雕刻偶像)不甚准确,因为《出埃及记》第20章第4—5节的原文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也就是说,《圣经》中并没有不可为上帝雕刻偶像的直接经文。但可以看出,霍克海默深谙犹太传统中的偶像崇拜禁忌,因为崇拜偶像意味着对绝对性的描绘,这是犹太传统所不允许的。虔诚的犹太人甚至避免提及或拼写“上帝”一词,这一点在霍克海默来看是因为“对犹太教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上帝是谁,而是人是谁。同样地,批判理论也把绝对者谨慎地称为‘他者’”。霍克海默坦言,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把这一神学观点合理地整合到社会批判理论中。<sup>③</sup>

源自犹太传统的批判性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深入思考法国大革命以来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强调,其背后凸显的理性之上思潮带来诸多现代性症候。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把理性的触角延伸到体制性的宗教教义中,让人们摆脱了宗教偏狭的禁锢,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则让人们摆脱了科学技术产生的物化的偶像崇拜。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将哲学的健在归因为哲学本身错过了实现其自身的时刻,那么,犹太传统因其批判性与对未来的指向,表达出了一种解放与期待的品格。犹太传统与当时社会存在诸多方面的交汇,这不但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德裔犹太思想家思想的重要面向,还形成了一种犹太人认同的思维模式与话语体系。如果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核心是批判理论,那么

① Paul R. Mendes-Flohr, “‘To 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 The Eschatolog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Ernst Blo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51 (December 1983): 633.

② Paul R. Mendes-Flohr, “‘To 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 The Eschatolog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Ernst Bloch,” 635.

③ Paul R. Mendes-Flohr, “‘To 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 The Eschatolog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Ernst Bloch,” 635.



这种批判理论与神学的契合之处便是一种否定神学,即始于上帝的缺席或人类历史中上帝被流放的神学体系。在这一视角下,人类的历史并非遵循一种进步的演进模式,而是充满灾难与废墟。正如《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开篇所言,被启蒙的世界“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sup>①</sup>。上帝与这个世界无法和解与共存,只有回归起初才能寻得事物原初的状态,即本雅明所言的“本原即目标”。所有的批判,最终的归指是重建本原。这种具有厚重伦理性和建构性的批判维度亦体现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救赎品格中。

### 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中的救赎品格

犹太传统中流派学说众多,观点各异,但对救赎的探讨无疑是重中之重,这一点似乎无须赘言。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具有犹太属性的救赎品格却亟待探讨。通常来讲,犹太救赎品格主要表现在犹太传统中回溯与修复的元素,即犹太传统常常提及的“修复世界”(Tikkun Olam)。这种修复具有乌托邦的属性,即未来历史的线性发展可能会被新的弥赛亚时代打断,从而携带某种末世的意蕴。就连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且在天主教环境成长起来的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生活的反思》中都对这种犹太传统的救赎品格直言不讳。他认为,能够从救赎的角度思考事物的哲学可以在绝望面前承担起责任,“知识没有光,只有通过救赎照亮世界:剩下的只是重建”,世界终将在“弥赛亚之光中显现出”其本真的扭曲面貌。<sup>②</sup> 在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阿多诺对本雅明政治弥赛亚思想的继承。探究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救赎品格,其代表性人物当属瓦尔特·本雅明。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救赎概念的源头就是本雅明。<sup>③</sup> 本雅明对犹太传统的继承与挪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思想中的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上。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本雅明对喀巴拉的了解来自其好友肖勒姆。这种表述不甚严谨。首先,肖勒姆立志投身喀巴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本雅

<sup>①</sup> 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道尔诺 Theodor Adorno,《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渠敬东 Qu Jingdong、曹卫东 Cao Weidong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6),1。

<sup>②</sup> 阿多诺 Theodor Adorno,《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生活的反思》[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丛子钰 Cong Ziyu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ress],2020),300。

<sup>③</sup> 李建群 Li Jianqun、姚明今 Yao Mingjin,《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救赎理论的现代意义》[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Redemption Theory in Frankfurt School],于《人文杂志》[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2010年第4期[2010, Issue 4],57。

# JEWISH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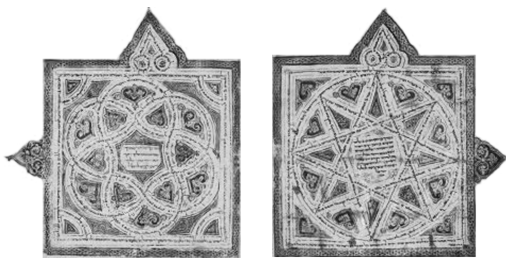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犹太研究

第19辑

明的鼓励；本雅明因无法直接阅读希伯来语文献，借由喀巴拉通往救赎的道路对本雅明而言是封闭的，正如他所钟爱的《新天使》所揭示的，喀巴拉对他永远是一种指向和目标。其次，本雅明结识肖勒姆后，对喀巴拉的深入了解主要来自肖勒姆，即使在本雅明“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也曾表示自己只能在神学意义上工作和思考。这里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喀巴拉神秘主义。最后，本雅明是被高度同化的德裔犹太人，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基督教喀巴拉神秘主义比其根源的犹太神秘主义更加直接地作用在本雅明的思想中，施莱格尔、哈曼、诺瓦利斯、莫里托、洪堡、波墨等人思想中的喀巴拉元素对本雅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本雅明看来，世界起源与最终救赎的秘密全部隐藏在原初的纯语言中，这种根源于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回归范式彰显出一种神学建构。在这种神学建构中，本雅明展开了自己对纯语言、名称、翻译的言说，以期唤醒人们对传统和本源的记忆，实现一种建基在语言神学层面上的救赎。诉诸喀巴拉是一种将不可言说的关于上帝的诺斯作为反抗主流文化的途径，在蕴含弥赛亚之光的语言碎片中，寻觅人类救赎的线索与希望。

当然，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德裔犹太学者对救赎的思考，在本质上是希望通过一种对指向未来的超验性追索来摆脱社会加添给他们的思维禁锢与理解偏狭。换言之，当人们无法完全脱离自己所属的社会语境以及这种客观条件产生的话语规训时，诉诸一种具有超验性的救赎似乎是最佳出路。这种做法并非简单地回归宗教，而是通过远离宗教的方式进入宗教，借由犹太传统塑形一种批判的武器；通过远离社会的方式进入社会内部，寻找并治愈现代性产生的诸多顽疾。因此，救赎对犹太人来说，其本质就是作为他者的一种社会批判，这种社会批判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从现代性中拯救出被打碎的传统，寻觅散落在人间的神性碎片；第二，对传统的修复。肖勒姆认为，犹太人有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天堂的、流亡的和救赎的。第一种存在状态是原初的伊甸园时期，人与万物保有最完整的状态；第二种存在是人被逐出伊甸园进入历史的异化阶段，在这一时期，真理没有消亡，只是以碎片的方式存在，人类需要从碎片中参悟神启，只有这样才能进入第三种存在，即弥撒亚的时代。<sup>①</sup>如果说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来说，救赎指向了本原，那么这一本原需要回溯传统；如果说救赎指向未来，那么它永远无法在人间实现。可见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思想往往是在学理层面的，这些书斋骑士是在现代性的废墟中回溯传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犹太传

<sup>①</sup> 郭军 Guo Jun, 《序言：本雅明的关怀》[Prelude: The Concern of Walter Benjamin], 收录于《论瓦尔特·本雅明》[Criticism of Walter Benjamin], 郭军 Guo Jun、曹雷雨 Cao Leiyu 编(长春[Changchun]: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ress], 2010), 8。



统,特别是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传统通过语言召唤并回溯本原,使“存留与毁灭相互关联”的救赎模式成为可能。<sup>①</sup> 这种富于辩证法色彩的救赎,其表现形式是“启蒙主义所允诺给人的自由的实现”,这是一种“经验的救赎”,“承担着理性反思的功能”<sup>②</sup>。正如洛文塔尔所言,犹太传统吸引他的是具有强烈世俗指向的“救赎思维”,这种“救赎思维”体现在马克思等人思想内核中的乌托邦元素。<sup>③</sup> 因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救赎思想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元素关联到了一起。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传统的关系,究其实,就是批判理论与犹太传统的关系,它探究的是批判思想中的救赎维度和救赎思想中的批判指向。

倘若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视作本雅明意义上的星丛,那么这些德裔犹太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犹太维度就是其中的一颗星,虽然不是最明亮的,但绝不能忽视,这颗犹太传统之星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这种新的构型中,获得超越自身意义的契机,而整个星丛也因犹太传统消解了同一性的现代社会带来的盲视与既定性。犹太传统这一维度呈现的批判与救赎品格不但关联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而且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出现在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体系中,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阐释方式,无论这些学者对犹太传统表达出何种态度,犹太传统已经内化到他们的身份追索与建构中,并携带了鲜明的伦理性与时代性。

很明显,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德裔犹太知识分子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家,他们自己也无意通过犹太教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却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弥赛亚情结。这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但犹太传统对他们思想的建构作用也不能忽视。他们希望通过对超验性的追求,以批判为方法,对整个社会施以救赎。他们心中的超验性存在是一种无法企及的中心,是一种最高的秩序;犹太传统关注创世,并把创世置于核心位置,而犹太创世传统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恰恰联结着弥赛亚概念的源头。但犹太传统弥赛亚观中的历史性、具体性和集体性又并不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言的弥赛亚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希望用批判理论版本的弥赛亚“神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木偶附灵,成为一种凝聚在“当下”的世俗启迪(本雅明语)。现代性语境中的历史线性时间观使人们遗忘过去,远离起源,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弥赛亚观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末世论,它不设定具

<sup>①</sup> Eric Jacobson, *Metaphysics of the Profane: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Walter Benjamin and Gershom Schol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2.

<sup>②</sup> 李建群、姚明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救赎理论的现代意义》,58—59。

<sup>③</sup> Leo Lo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ists: Lectures, Correspondence, Conversation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221.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体的过去,也不提示形象的未来,是一种凝聚当下的张力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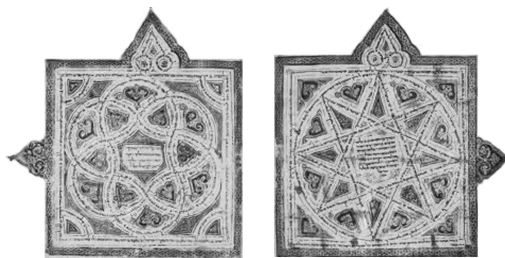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李建群、姚明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救赎理论的现代意义》,《人文杂志》,2010年第4期。
3.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生活的反思》,丛子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 郭军:《序言:本雅明的关怀》,载《论瓦尔特·本雅明》,郭军、曹雷雨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
5. 傅有德:《论犹太人的尚异性》,《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

### (二)外文参考文献

1.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2017.
2.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Eric Jacobson, *Metaphysics of the Profane: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Walter Benjamin and Gershom Schol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5. Leo Lo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ists: Lectures, Correspondence, Conversation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6. Paul R. Mendes-Flohr, "'To 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 The Eschatolog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Ernst Blo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51 (December 1983).
7. George L. Mosse, *German Jews Beyond Juda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8. Anson Rabinbach, *Staging the Third Reich : Essays in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9. Gershom Scholem, *From Berlin to Jerusale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0.